皇明詔令

三

皇明詔令卷之四

成祖文皇帝上

卽位詔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昔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汛掃區宇東抵虞淵西
踰崑崙南跨南交北際瀚海仁風義聲震盪
六合忽爽闇昧咸際光明三十年間九有寧
謐

晏駕之日萬方嗟悼煌煌功業恢于湯武德澤廣布
至仁彌流姪允炆以沖幼之資嗣守大業秉
心不孝改更章憲戕害諸王放黜師保崇信
奸回大興土木天變于上而不畏地震于下
而不懼災延承天而文其過飛蝗蔽天而不
修德益乃委政宦官淫佚無度禍機四發將
及于朕朕惟
高皇帝嫡子
祖有明訓朝無正臣內有奸惡興兵討之朕尊奉條
章舉兵以清君側之惡蓋出於不得已也朕

兵不舉亦將有聲罪而攻之者允炆曾不反

躬自責肆行拒旅朕荷

天地

祖宗之靈戰勝攻克擣之于埧上殲之于白溝破之于滄州潰之于藁城鏖之于夾河躝之于靈壁六戰而已不國矣朕於是駐師畿甸索其奸貪庶幾周公輔成王之義而乃不究朕懷

闔宮自焚以絕于

宗社

天地所不庇鬼神所不容事不可止朕乃整師入京

秋毫無犯諸王大臣謂朕
太祖之嫡子應
天順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上章勸
進朕拒之再三爰俯徇輿情已於六月十七
日即
皇帝位大禮既成所有合行庶政並宜兼舉
一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其改明年爲
永樂元年
一建文以來
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復舊制刑名一依大明律科

斷

一奉

天征討將士數年以來從朕征討披堅執銳櫛風沐
雨忠勇奮發屢戰屢勝翊輔武功勤勞多矣
簡在朕心宜速論功陞賞以酬前勞

一自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昧爽以前官
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大逆子孫殺祖父
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蠱毒
魘魅毒藥殺人及見提奸惡不赦外其餘已
未發覺已未結證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

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自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以後周齊湘代岷五府被誣陷時文武官員軍民人等連累致罪者官復原職已故者文官優免其家差役武官子孫承襲民充軍者復還原籍爲民軍發邊遠者仍還原衛爲奴者卽放寧家入官田產照數給還

一遞年爲事煎鹽買馬當站及充遞運所水夫皂隷膳夫一體赦免各放寧家

一建文年間上書陳言有干犯之詞者悉皆勿

諭有一應𢧐文條例並行除毁

一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有司詢問以禮敦請赴京量材擢用其有志尚安閑隱逸不願出仕者具名來聞

一鰥寡孤獨有司依例存恤毋令失所民年七十以上及篤廢殘疾者許令一丁侍養其有饑寒不能自存者官爲賑給

一山東北平河南府州縣人民有被兵不能種田者並免三年差稅不曾被兵者與直隷鳳陽淮安徐州滁州揚州今年秋糧並行蠲免

其餘直隷府州縣山西陜西浙江福建江西
湖廣兩廣西川雲南蠲免一年其有洪武三
十五年七月初一日以前拖欠一應錢糧鹽
課叚疋蘆柴木植等項及軍民所養馬疋牛
羊等項倒死幷欠孳生者並免追賠其弓兵
斫辦蘆柴者優免三年
一河南山東北平淮南淮北流移人民各還原
籍復業合用種子牛具官爲給付
一北方學校仍依舊制開設毋致廢弛
一建文除授幷新調文武官員仍依見職不動

軍官有陞職事止終本身子孫仍襲原職
一新收壯士勇士盡數放回為民各安生業所
設衛分并軍民指揮使司盡皆革去指揮千
百戶衛所鎮撫有係民間并舍人選用者亦
各罷職放還
一諸色人匠除輪當正班外其餘一應撮工人
匠具各放回依次輪班
一各處見造軍器軍裝船隻一切不急之務盡
皆停罷今後有司非奉上司明文毋一槩擅
自科歛於民

一自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以前軍官爲事充軍及罷閒者赦免軍役復其原職亡故者子孫承襲總小旗革役充軍者各還原役

一北平衛分官旗軍人有因公差拘執不得己赴京者赦免其罪

一各處守城官軍有係別衛調到並征進漫散軍士見在他處者各還原衛所本處官司不許留難阻當其奉使文武官員及內官人等

詔書到日俱各還京

一凡軍民人等男女人口有被官軍拘擄者官

爲贖還

一遞年逃軍並征進漫散軍士藏躲山林詔書
到日爲始限一月之內赴官首告免罪所在
官司發回原籍衛所着役

一拋荒田土除有人種田納糧外其無佃種荒
田有司取勘明白開除稅糧免致拋荒損民

一所在城市鄉村凡有骸骨有司即爲殮收埋
葬毋得暴露

一天下衛所都司官軍皆
太祖皇帝恩養者奸臣迫脅調遣拒戰衝冒矢石情

可憐憫見存者俱還衛所其有陣亡傷故失陷病故者官即襲其子孫旗軍每戶賞鈔五錠戶無壯丁補役遺下寡婦無子者所司善爲存恤願依親戚還鄉者聽從其便有幼男者給糧紀錄出幼補役

一沿江軍民人等近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國今後不許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

於戲文帝入漢尚資恭儉之風武王紹周願廣至仁之化布告天下其體朕懷

封賞功臣制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初四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昔元末兵興豪傑競起割據土地糜爛生

民

天命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灌甸東征西討掃除禍亂華

夷一統身致太平垂四十年

父皇賓天建文嗣位頑狠昏昧專任姦回內作色荒

改更成憲殘害宗親將及朕躬朕不得已起

兵自救身親戰陣已經四載賴
天地
祖宗之靈遂平內難爾諸臣奉
天征討將士臥雪眠霜櫛風沐雨百戰百勝萬死一
生報
太祖之深恩弘濟艱難宣力甚多輔成大功仰稽
太祖皇帝開國功臣賞賜等第參酌得宜論功高
下爾之爵賞朕不敢私在爾諸將亦自知
之今封爾都督丘富爲奉天靖難推誠宣
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中軍都督

府淇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世承
襲
賞銀四百兩綵段四十表裏鈔四千貫
都督僉事朱能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左軍都督府
都督成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
世承襲
賞銀四百兩綵段四十表裏鈔四千貫
都督僉事張武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

同知成陽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世

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

貫

都督僉事陳圭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後軍都督府都督同

知泰寧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世承

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

貫

都督僉事鄭亨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武安
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督僉事孟善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保
定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督僉事火眞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同

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右都督顧成爲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鎮遠侯
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督僉事王忠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靖
安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督僉事徐忠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前軍都督府都督永康侯
食祿一千一百石子孫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督僉事張信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隆平侯食祿一千石子孫
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督僉事李遠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安

平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安平伯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督僉事郭亮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安
成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安成伯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督僉事房寬爲思恩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
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指揮徐祥爲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賞銀三百兩綵段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
都督僉事徐理爲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武康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
承襲
賞銀三百兩綵段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
都指揮同知李濬爲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襄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
世承襲
賞銀三百兩綵段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

都指揮同知張輔爲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信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
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督僉事唐雲爲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新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
承襲指揮使
賞銀三百兩綵段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
都指揮同知譚淵男譚忠爲特進榮祿大夫
柱國新寧伯子孫世世承襲

都指揮孫巖爲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應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
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指揮使房勝爲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富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指揮使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二千五
百貫
都督僉事陳旭爲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光

祿大夫雲陽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二千五
百貫
都督僉事劉才爲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廣恩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同知
賞銀二百五十兩綵段十六表裏鈔二千貫
都指揮同知張玉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榮國公謚忠顯
都指揮同知譚淵追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崇安侯謚壯節

其曹國公李景隆等忠孝於

太祖扶持社稷默相事機其功甚重今特加封

曹國公李景隆爲奉天承運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增

祿一千石通前四千石子孫世世承襲

賞銀四百兩綵段四十表裏鈔四千貫

尚書茹瑺爲奉天翊運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食祿

一千石以給本身

賞銀三百兩綵段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
都督同知王佐爲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順昌伯
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
都督僉事陳瑄爲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平江伯食祿
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賞銀三百兩綵段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
其谷王護衛指揮僉事張興儀衛正張成等忠
於

太祖受成王筭佐成奇功今陞
指揮僉事張興爲驃騎將軍都督僉事
賞銀二百五十兩綵段十六表裏鈔二千貫
儀衛正張成爲驃騎將軍都指揮使
賞銀二百兩綵段十表裏鈔一千五百貫
其餘將士人等論功高下皆在陞賞
其駙馬都尉王寧孝於
太祖忠於國家正直無私不附權勢遂遭誣陷幾致
損身達孝推恩允宜褒顯今以
王寧爲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駙馬都尉永春侯食祿一千石子孫
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於戲人君之職惟在奉
天爵賞之頒豈容私意今以天下之財賞天下之功
民之貲力有限名爵之貴無窮故茲賚與亦
甚爲輕或朕知有未盡未滿爾心對朕自陳
若退有後言至於犯法甚不可也但恐爾等
不立功耳今後果能立功至再至三不吝爵
賞朕之此言通于

天地布告爾衆咸使聞知

冊立皇后詔 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荷

天地神靈

祖宗敷佑繼承大統華夏肅清稽于古典虞夏殷周之盛亦資內助以致雍熙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肇修人紀惇典肅禮臻茲治平薄

海內外室家相慶功德兼隆與
天同運亦惟朕
皇妃孝慈高皇后効法承
天肅雍顯相德配聖神化家爲國奉藩于燕垂二十
年正妃徐氏開國元勳中山武寧王徐達之
女達佐朕
皇考咸有一德格于
皇天天惟申命用休君臣篤慶榮裕始終毓玆貞淑
嬪于肇封家政輯寧朕躬行
天討無內顧之憂厚德嘉禎壼儀懿範同朕恭勤保

玆

天命君臨爾萬姓之上是用於洪武三十五年十一

月十三日命使奉

金冊金寶立徐氏爲皇后正位中宮共承

宗廟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諭功臣勑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五

日

皇帝勑諭功臣自古人君之有天下必賴將臣之力

以成武功相與共享太平及事定之後不能

保全富貴往往有之其故何哉蓋人臣處高

位者易至於驕縱犯刑法者多至於怙終今
君代天理物豈容私意於其間哉所以賞罰
在於必行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立法垂憲傳之永久欲世世守而
行之功臣有犯必罰戒再三仍不悛改乃按
誅之至親且舊不敢曲貸志人君子莫不以
爲
太祖英明果斷上畏天命下畏民情故如此朕荷
天地
祖宗之靈繼承大統爾諸功臣昔受

太祖之恩今宣力事朕朕欲爾等共享富貴於悠久
誠恐爾等富貴之後亦復驕縱干犯法度若
置而不問有違
太祖高皇帝成法若置爾等於法必謂朝廷少恩朕
今爲爾之計將
太祖皇帝戒勑功臣開錄于前申明布告永爲遵守
保富貴於無窮垂令名於永久爾等不遵後
悔無及故諭
諭文武官員勑
永樂元年正月初二日
朕惟

上天之德好生爲大人君法
天愛人爲先輿圖之廣非一人所能獨治自古帝王
君臨天下皆設官分職任賢使能相與共治
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不外夫道歷代以來
用此則治不用則亂昭然可見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
天命爲天下主
聖心愛人勤切懇至保養生息三十餘年海內晏然
禍亂不作正教修明近古鮮比亦惟我
皇考能任天下之賢理天下之務旁求民隱宣通德

意是以臻茲今朕荷
天地
祖宗之靈克清內難繼承大統以主天下重惟天下
者
皇考之天下軍民者
皇考之赤子間者建文不君信任姦回妄興師旅加
之中土異端之費流毒無厭爲民者困於徭
賦推肌剝膚天下嗸嗸骨肉不保爲軍者被
驅戰鬪連年饑寒殺戮死者山積朕深憫憐
痛切于心即位以來兢兢夙夜匪寧思爲撫

安共樂太平以承
上天生物之心
皇考愛人之意爾諸文武羣臣職無崇卑體朕斯懷
各盡其道毋怠毋忽毋虐毋貪毋爲掊尅毋
縱詭隨持爾廉平秉爾正直勵爾公勤攄爾
忠恕共守
皇考成憲毋面有違爲文臣者當方面之寄任風紀
之司牧守郡縣之官教育之任簿書獄訟錢
穀之勞驛傳巡更技術孳牧之務皆當悉乃
心力體統相維舉措不謬戒狥私悖理之萌

除詆誇舞文務以民心爲心順其好惡思其
利而興之察其害而去之使耕桑及時衣食
有養教之孝悌忠信尊君親上不爲奸邪常
存哀矜惻怛之意遂其仰事俯育之性若其
懷抱道德蘊畜文藝一行可稱一才可錄舉
而用之無俾廢棄如此庶幾吾民不失其所
得以共守
皇考之法共享太平之福爾或不率朕訓不能俯育
及狥私廢公惟
皇考明罰具在朕不爾貸爲武臣者當藩閫之權膺

屛翰之託受邊方之責任屯堡之事亦當悉
乃心力思患於久安戒謹於未形深其計慮
嚴其紀律明其部伍謹其斥堠潛消釁隙保
固城池懷柔遠人安輯邊境務以軍心爲心
察其寒暑饑飽爲之矜恤調護自練閱簡習
之外不得妄用兵力亦不得侵削其利保惜
常如己子如此庶吾軍不失其所得以共守
皇考之法共享太平之福爾或不率朕訓不能撫綏
及廢弛兵備亦惟
皇考明罰具在朕不爾貸於惟爾文武羣臣暨朕股

肱軍民百姓皆朕赤子爲民者出賦稅以贍
軍馬軍執干戈以衛民軍非民不得其養民
非軍不獲其安軍民二者相須而成必互爲
保愛無有深害惟
皇考成憲實萬世之具遵之則吉違之則凶其悉心
一志敬之慎之副朕拳拳之意共樂雍熙之
治故諭

封王詔 永樂元年正月十三日

皇帝詔曰仁義之推施由親始帝王之治睦族爲先
歷觀往古克致太平未有不由玆道也昔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
天明命奄有四方隆厚親親及於異姓寰宇同風咸
惇孝友乃遵古道封建諸王藩屏帝室與國
咸休允炆無道不孝不君不恥不仁不畏不
義滅絕天理敗壞人倫恣其狂狠悖
祖滅親立未三年骨肉幾盡周王奉藩守法循理匡
輔朝廷初無罪愆忠不見信以賢見疑偏聽
讒言忽興師旅藉其資財空其宮室害其官
屬周王莫知其由自來京師欲伸枉屈略不
加察即竄之蠻夷萬里瘴癘之鄉流離道路

父子殊方幽囚困苦穴墻通食體無完衣窮窘挫辱瀕於死亡誅搆湘王令其闔宮自焚加以惡謚執齊王於京邸囚代王於大同囚岷王於雲南日夜所思惟戕賊骨肉之計不盡不饜乃以懿文太子薨逝之時

皇考欲立朕為嗣尤所猜忌無釁可圖聽信奸臣縱兵害朕朕不得已舉兵自救荷

天地神明

祖考孚佑

皇考之靈兵至畿甸索其奸頑允炆自知慚負

天地無顔相見自焚以死諸王臣民尊朕爲皇帝重

念骨肉之親良深存歿之

感是用復封周王於河南濟王於青州湘王賜謚曰

獻治其墳廟代王岷王皆脫拘囚還其封爵

秦愍王之子尚炳封爲興平王尚烜爲永壽

王尚炌爲安定王晉恭王之子濟熿爲平陽

王濟熇爲廣昌王周王長子有燉復爲周世

子有勳封爲汝陽王有烜爲順陽王有爋爲

祥符王有熺爲新安王有光爲永寧王有煸

爲汝陽王有爌爲鎭平王有炥爲宜陽王齊

王之子賢烶爲樂安王賢燒爲長山王賢寃

爲平原王

於戲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善惡之應捷於影響

皇考重分封之意允炆絶骨肉之恩傷孝違

天天命殛之今朕奉

天復遵舊制藩屛宗親　百世本支之盛山河帶礪

資萬年盤石之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都司官勅　永樂元年三月二十八日

朕以天下武臣或躬親矢石披冒霜雪久積

勤勞或承先世之功績以得祿位前者多有
昏昧無知觸犯刑憲隨發各處以頓挫之今
宥其罪各使自新自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
一日以後今年三月二十八日以前犯罪謫
發之人量情犯輕者復職重者且令立功條
示前去爾其審實分豁毋有違悞故勅

計四件

一原犯徒流遷徙充軍笞杖罪名免杖及杖斷
及榜文內例該死罪交易銀兩或驀越上司
徑赴朝廷告訴查理陞賞限半箇月自首者

己免其罪有不動職名有稱罷閑官爲事官
名色有降職有罷革充軍種田見在總兵官
處立功及己衛所管事着役者幷遂赴京來
復其舊職如其中果有敢勇之人聽從本處
總兵官簡擇就彼復職留用仍具其姓名脚
色奏來

一徒流遷徙以下罪宥免復職照例停俸者勑
書到日卽與支給惟犯死罪着照例停支

一有犯奸惡逃叛及所犯之罪在律當死者及
榜文內例决死罪如擅騎驛馬或收餘丁依

頑民不當差構例或私役弓兵扯行李或隱藏番貨或私役一軍一民及私自科歛或誣告七八人之上或不能遵舊制或奏事說謊面欺支吾騑騙掏摸拐帶打奪強買人貨物者已免其罪有不動職名有稱罷閑爲事官名色者除降罷職充軍有充軍種田者在總兵官處及已定衛所降職管事或充軍着役者並且立功未許復職

一兵部具奏已革罷職者此等皆係不應爲官并不應復職之人並不許復職

申諭臣民勅 永樂元年四月

皇帝勅諭天下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朕惟天生一代之君必成一代之治自古以來莫不皆然而其間治有隆汚政有得失亦由人君善用人與不善用人之所致也且以唐宋言之唐太宗有撥亂反正之才抱濟世安民之德故克致貞觀之治斗米三錢外戶不閉四海永淸蠻夷率服近古鮮比求其故太宗善用天下之賢王珪魏徵釋之於嫌怨李靖尉遲敬德舉之於仇敵房玄齡杜如晦用之於異代宋

太祖起甲冑之中踐九五之位撫輯四方削
平列國與世休息迄於丕平開三百餘年之
洪基興聲名文物之風俗求其故太祖亦能
用天下之賢范質王溥皆先代之舊臣石守
信王審琦俱前朝之宿將太祖舉而用之於
此觀之唐太宗宋太祖推赤心以用人故人
皆盡心以事之遂皆成一代之治明君賢臣
載在信史昭然可鑑朕以

高皇帝嫡子奉藩于燕
高皇帝以燕地與胡虜接境屢屬以邊事後懿文太

子蕘
高皇帝以朕堪屬大事欲正位東宮永固基本不幸
高皇帝賓天允炆矯遺詔即位戕害諸王骨肉懷讐
之意已甚疑朕之心實深即位未幾首遣奸
臣圖逼如釜魚罝兎決無生理朕實不得已
起兵相救初豈有心於天下哉竟以一隅之
衆敵天下之兵三四年間大戰數十小戰無
筭制勝克捷卒平禍難此豈人力所能爲也
賴
天地宗社之靈

父皇母后之佑大命所集人心所歸是以致此朕自
即位之初不敢用一毫之私恩天下者
父皇之天下軍民官員皆
父皇赤子除更改
父皇成憲濁亂
父皇天下之奸惡悉以誅戮其餘文武官員仍舊用
之無疑陞賞黜罰一從至當而已夫以唐太
宗宋太祖尚用異代之臣況朕
父皇之臣素非讎怨他人之比近者間有無知小人
尚懷疑心不思朕推赤心委任之意居閒則

妄生異議處事則不肯用心此徒蓋不達天命故也人君代天理物故曰天子奉行
天命故曰天吏若不有
天命凡有力者皆得爲之且以前代論之元有天下海宇之廣生齒之繁國用之富兵甲之盛孰得而勝之及
天命已去羣雄並起我
太祖高皇帝不階寸土一民卒平禍難而有天下蓋由用才於異代釋憾於怨仇所以創業垂統制禮作樂身致太平四十餘年由是觀之亦

不越乎用人之所致也
父皇帝功累仁聖德格
天天命眷顧之隆垂裕無疆故俾朕躬以承大統朕
豈敢違
天命與
父皇之德以爲治乎思昔往者親當鋒鏑之際所獲
將士不殺一人於此之時尚不殺之矧今既
爲天子而肯思怨惡加於人耶故用人之際
無分彼此視爲一體若盡忠於國者雖仇必
賞若心懷異謀者雖親必誅且以奉

天征討將士論之從朕征戰身當矢石萬死一生以
報朕
父皇之恩其有犯法者朕亦不宥何則法度本
父皇法度朕豈敢私今天下一家四海一統軍民相
樂共享太平豈有不思
太祖之恩妄興異議自分彼此心懷疑忌志有不足
訕毀怨謗不安其職者必有天災人禍事發
到官族滅其家朕仰遵成憲俯察輿情推至
公之心廣仁厚之化嘉惠海內子育元元欲
比隆前規以臻至治爾天下文武官員軍民

人等遵守朕訓各盡乃心毋妄懷疑以速咎戾則可以共保富貴於無窮矣故茲勑諭宜體至懷

戒諭外官藩王處分事宜勑 永樂元年五月二十八日

皇帝勑諭天下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衛所府州縣等衙門朕惟治天下以紀綱爲首以法度爲先故紀綱立而法度可行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宇立綱陳紀身致太平四十餘年法度明信行于華夏故上下有守并

然而不紊也朕卽位之初一遵
皇考祖訓不敢有所違越期與萬方同臻至治近者
有等官員不能一一遵守且如調撥軍馬其
在
祖訓必須啓王知之其餘合行事務當自處置却乃
心生狡計一槩推托是則歸功於己非則歸
罪於王似此所爲誠爲未便今後各處都司
布政司按察司衛所府州縣等衙門除調撥
軍馬合遵
祖訓啓王遇有當行事務一遵

太祖成法施行其有當啓王者亦先處置停當啓王
知之即便行移不許展轉推托利害若遇王
府有事發放爾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所在
衛所府州縣等衙門隨即差人奏知朝廷准
行方許奉承庶紀綱不紊而法度可行軍民
亦得安樂敢有當行事務不行奏聞不待回
報擅自承行着其當該官吏一體治以重罪
故茲勅諭想宜知悉

江西監察御史勅　永樂元年六月初七

勑監察御史爾往江西地方凡遇城池柵塲隨卽撥軍修理草寇生發隨卽調軍勦捕爲何軍民人口財產皆憑城池保護若不隨時勦捕養猖獗之勢深爲民害此二事不得不用其人力及趲運糧草供給軍儲亦卽隨時調遣若其餘一應事務非奉朝廷明文一夫不許擅差一毫不許擅科如有故違號令擅自科差者具實奏聞定擬榜文內施行如勑奉行

監察御使勑 永樂元年六月初七日

勑監察御史曩若建文苦害軍民朕卽位之初卽與

軍民休息而有司人等不體朕心尚生事擾
之爾本朝廷耳目之官熟知法度故特命爾
前往江西撫按軍民革除建文弊政以去民
害爾宜與內官錦衣衛給事中一同協議辦
事遇有害民及奸貪不法即便擒拿赴都司
布政司按察司會問明白就彼發落其餘重
事即便奏聞區處務在軍民皆安公私不擾
如勅奉行

諭陝西官員勅 永樂元年六月初七日

皇帝勑諭陝西都司布政司官員軍民人等始以兄

弟諸子年已長成未諳世故令其往各處講
讀詩書操習弓馬練熟事情成其材器且令
其隨時於衛所衙門修理權住近體得知平
陽等處有司衛所官員人等生事擾害却將
見成好衙門折毀從新起造王府採木打石
役死軍民無數致使軍不得休息於行伍民
不得盡力於耕耘朕聞之衷情惻然當朕即
位之初以天下本

皇考之天下軍民皆

皇考之赤子憫其連年死於戰鬬苦於蝗旱困於轉

輸故首詔中外一毫不許擅取一夫不許擅
差以安休息之惟恐軍民不得其安故復令
該部嚴行禁約申明朕意且如朝廷有用民
力城池柵塌若不卽便修輯將後必至費工
甚大故用其力者出於不得已也如周府爲
黃河漂決不得不爲整理故趂今木植未壞
折於洛陽修蓋若使其盡行漂去重修起造
其工程費用百萬此亦出於不得已也且各
處權住事有可已者亦欲重勞軍民豈助朕
爲治之意今都司布政司衛所等官不體朕

心使平陽等處軍民受苦如此是朕失於周
防之過以致失信於爾軍民勑諭到日平陽
等處造作卽便停罷軍各歸原伍守城屯種
操練民各還原籍耕種生理當差敢有官員
人等阻當不容放回者諸人綁縛來京本人
處於極刑家口遷於化外故茲勑諭宜體朕
懷
尊謚詔 永樂元年六月十二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帝王盛德皆由實而著名達孝尊親
必揚名而顯實此放勳重華所以贊堯舜而
宣哲於皇所以頌文武也洪惟朕
皇考皇帝聰明神武峻德格
天志誠脗合於乾剛光大寔侔於坤厚固天縱之至
聖膺曆數之在
躬當元運之訖錄四海紛紜強暴相凌生民塗炭憫
墊溺之莫拯奮一劒以龍興曾無寸土隻民
之階自有羣英萬國之會汎掃妖氛奠安寰
宇不數載而成帝業乃一舉而致太平制禮

作樂典章燦乎重新用夏變夷人文蔚乎宣
朗東西際日月之出沒南北極寒暑之幽遐
咸蒙覆幬均被霑濡四十餘年德教洋溢淳
風熙皞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
皇考皇帝者也
皇妣孝慈皇后齋莊懿淑恭儉仁孝誕符景運作配
至尊和濟艱難化家爲國盡其誠敬之心以奉
神靈之統輔成內治表著母儀極天下之富貴曾何
加於其
身躬蠶桑以爲常服澣濯不爲異有樛屈逮下之德

致釐斯多男之祥雖嬀汭嬪虞塗山啓夏有
娀紹殷摯任興周躋同開創實莫與京自古
后妣未有盛於
皇妣孝慈皇后者也仰惟
二聖之鴻休合
兩儀之大德日月遷邁深切孝思念
名號未稱乎功德典禮必在於追崇考諸經史之文
尤重
尊親之制乃若下詔廷臣上定
尊謚衆心戴慕輿議僉同謹上

皇考尊謚
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廟號
太祖
皇妣尊謚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告于
天地
宗社以六月十一日恭上
冊寶於戲
顯號鴻名永協臣民之公論

配
天享祀用伸人子之至情光華宇宙垂裕萬年布告
天下咸使聞知

求賢勑 永樂元年九月初九日

勑吏部惟任官乃圖治之基求賢寔任官之本此古
先哲王美教化移風俗而熙庶績者率由茲
道
皇考太祖高皇帝聖德光華無幽不燭萬邦黎獻共
惟帝臣治化雍熙垂裕無極肆朕眇躬克正
大統永惟萬幾之重不敢自暇自逸思欲旁

招俊乂光輔邦家必明四目達四聰以弘視
聽內外諸文職官員宜體朕心於羣臣百姓
之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沈滯下僚或可
剸繁而優游散地或抱道懷才隱居田里無
間遠邇並舉以聞毋娼嫉蔽賢毋狥私濫舉
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舉非其人惟爾不
任古訓具在其懋之哉爾吏部如勑奉行

文武羣臣勑　永樂元年九月初十日

朕聞爲君難爲臣不易創業難守成不易剛
柔寬猛適其中禮樂政刑有其序唐虞三代

至漢唐宋率由玆道是故舜清問于下民報
虐以威誅四凶舉五臣明五刑然後無爲恭
己南面神禹承之無間可議夏桀之亂民從
其暴成湯之興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肇修人
紀用革慆淫既奠四方子孫承之惟監于成
憲殷紂之亂商俗靡靡周公相武王誅紂伐
奄遷殷頑民滅國五十繼相成王制禮作樂
垂拱仰成刑措不用漢承秦亂之後高祖令
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定章程法令
嚴明惠帝清靜至于文景挾書之律肉刑之

慘一切除之務崇寬厚唐承隋末謟諛汰侈
暴慢成風高祖定官制頒律令行租庸調法
沙汰僧尼道士勳臣犯法無所假貸太宗貞
觀之後懲斬趾禁鞭背刪定律令變重爲輕
力行仁義幾致刑措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
太宗頗用重刑糾繩奸慝躬自折獄務底明
慎立法之制嚴而用法之情恕咸平以後刪
其繁密盡務寬仁子孫承之含弘光大恭儉
純誠未嘗殺一不辜天下歸仁化成俗美此
歷世守成創業之事剛柔寬猛之中禮樂刑

政之序莫不皆然蓋敦禮樂用寬柔譬之膏
粱以養生尚刑政事剛猛譬之藥石以代病
膏粱代病秪益其病藥石養生必致傷生時
措之宜不可紊也朕
太祖高皇帝天賜大聖之資以當非常之變奮自布
衣撥亂反正方舉一世而甄陶之比三代漢
唐宋創業之時又大相遠者蓋中華禮樂之
區悉爲左衽之俗沈浸百年洗滌不易陵夷
已甚振舉尤難風俗之染汚非但若夏季之
慆淫也奸雄睥睨反側非但若殷之頑民也

服古人之所未易服齊古人之所不能齊兢兢業業勞心焦思求賢如不及從諫如轉丸晝夜圖惟經權用變不得已而用刑特權時之宜耳及其立為典常先議定律損益更改十年乃成頒之天下而民知禁復惟

祖訓傳之子孫宣布條章垂法萬世墨劓剕宮並禁不用欽恤之意已著于象刑權時之宜不定為常法常法之立不易禮樂之用彌彰朕遵

成憲佩服

聖謨思守成之不易念刑措之尤難昔者唐虞三代

君臣之間責難訓迪紀於詩書今朕告敎爾
文武羣臣爾惟聽之職曰天職民曰天民工
曰天工祿曰天祿皆非朕之私惟爾羣臣相
朕以彰天命以奉天討以亮天工保茲天民
以享天祿善惡吉凶實爲影響可不敬哉爾
惟盡心勿謂忠爲有餘爾惟盡力勿以勞而
自伐爲名而善善必無成計利而勤勤必終
怠且計利者必得害患失者終於失故廉不
怨貧以廉爲制行之常勤不羨逸以勤爲分
定之宜事有繁簡各安其所遇位有崇卑各

體其所處爾羣臣所當知也勿爲朋比朋比必至於淪胥勿縱利口利口必至於傾覆勿爲奸欺奸欺必至於暴露勿爲怙終怙終必至於殄絕依阿尸祿位者昧理擅權作威福者逆天貪汚恣情慾者速戾讒說殄行惑衆志者自刑爾羣臣所當戒也矧夫刑者輔治之具自古聖帝明王及朕

皇考所甚重不敢輕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輕重毫釐之間禍福死生之決也死者不復生斷者不復續故刑期無刑而殺以止殺殺一夫而天

下服釋一人而天下悅至於使人無犯可也
爾或不戒臨民治獄恬不加意甚至信讒而
執偏言深文而誤良善納賄以倒是非作威
而眩曲直自作聰明發摘瑕類法外求情致
人以死鬼神所見甚所畏也朕爲此懼申慰
日勤審克之際罪疑惟輕乃有懷殘忍之私
欲遵酷吏之軌謗朝廷之寛恤惑上下之人
心所謂利口必至於傾覆者爾惟戒哉聖人
用人不求其備誠以才能有高下智識有淺
深事皆盡善上智所難動靜云爲豈無過誤

朕惟念此每加寬容乃有恃玆屢造非彝常
懷幸免不知忽微之過豈可積多非分之恩
豈可常得所謂怙終必至於殄絶者爾惟戒
哉亦有柔奸隱慝厚貌深情夤緣扳結請託
行私僥倖圖爲附下罔上不感天子而感權
臣寧負公門而不負私室同惡相濟同勢相
保邪惡同讒以陷忠良同爲奸宄以匿其非
同幻譸張以護其短同側媚以相師同諂諛
以相悅所謂朋比必至於淪胥暴露者爾惟
戒哉亦有身爲執法賣直沽恩謗人惑衆起

險言以眩衆聽滅公義以濟私恩所謂讒說
殄行唐虞所堲爾惟戒哉亦有愧赧于中自
懷疑貳本無勞績妄自驕矜居寵弗畏因人
毀譽從已喜怒生殺予奪陰狠自肆所謂擅
權作威福貪污縱情欲爾惟戒哉其旅進旅
退依違其間候朕顏色同進諂諛甘言遜志
無所建明尤朕所惡所謂依阿尸祿位者昧
理亦恐獲戾于天爾惟戒哉於戲興禮樂以
致太平朕守成之所當務適寬嚴以輔政教
爾羣臣之所當知故將勉於爲善尤必戒於

作非夫忠臣爲國至於忘身鄙夫事君但知
利己朝廷機務取給目前生民休戚略不加
意債事蔽賢偷安玩日苟具文書視爲塞責
甚或微勞未報自負如山小譴或加中懷憤
怨是自不恭於臣職豈能共致於雍熙故以
寬爲濟嚴必以勤而居逸聖帝明王古今一
道朕務宵衣旰食豈爲惡逸好勞爲上帝之
鑑臨守
皇考之基業實賚爾羣臣爲國爲民有猷有守輔成
治化上答

天命迪朕之戒時乃之休至於刑罰尤悉乃心考之
於書屢致其意誠以民命至重鬼神難欺譬
之操刀而割尚有血指之虞當食而言或至
吻傷之失事雖切己未免過違心有不存視
而不見毫釐之差死生之决一往不復雖悔
何追吉凶之應詎止一身殃慶之流及於後
世可不戒哉朕甞寤寐思之不自知其辭之
復也爾惟體朕心無怠於意必欽必慎惟明
惟恤俾寬不至於縱嚴不至於殘囹圄空虛
刑措不用政教修舉禮樂和平家國有萬年

之安爾亦有無窮之譽子孫黎民尙有餘慶
戒之勉之朕言不貳罔俾唐虞專美前世欽
哉故諭

皇明詔令卷之四

皇明詔令卷之五

成祖文皇帝中

戒諭恤民勑　永樂二年正月初四日

皇帝勑諭天下文武諸司朕惟事天以誠心爲本愛
人以實惠爲先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
我民聽故能愛人即所以事天朕自即位以
來嘗諭爾等亦旣切至然尚無實効治軍者
或不恤軍治民者或不恤民甚者非惟不恤
又刻害之寔違朕之意今春時和東作方興
故又諭爾各司罔勉誠心務實申明教術勸

課農桑慎固封守問其疾苦恤其饑寒永清
苛刻之風益崇寬厚之政體朕之意以迎治
平故諭

封姪爲王詔　永樂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聞帝王之道立愛惟親爲子不祗不敬
於父朕
皇考神聖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
帝

皇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咸有一
德克享
天心創業垂統傳之萬世朕
長兄懿文皇太子降年弗永胤子允炆幼冲嗣立
昏愚自暴顛覆舊章崇信奸回戕害骨肉舉
兵攻朕必欲咸劉俾無噍類天下蕩然
社稷幾墜朕惟
祖宗積德之勤
父皇
母后創業艱難不得已而應兵賴

天之祐內難廓清允炆罪惡貫盈闔宮赴火諸王臣
民同辭勸進朕以
宗社爲重勉徇輿情君臨大寶
長兄諸子允熥允熞允㷿仍賜王封不意允熥允
熞弗知省躬自生疑懟朕以長兄至情不忍
譴責免爲庶人以保全之朕痛切於心嘗存
念慮長兄未有承祀其第四子允熙生十有
四矣器資端重改封甌寧王世守懿文皇太
子之祀於戲協和之道睦族爲先敦叙之仁
繼祀爲大展余同氣之情庶盡親親之義布

告天下咸使聞知

立太子王諸姪詔 永樂二年四月初四日

皇帝詔曰立太子以尊
宗廟重
社稷樹王國以廣藩輔隆本支非一家之私爲天下
之公夏商周漢唐宋之盛用此道也朕
皇考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
帝
皇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聖靈陟

降敷祐朕躬君臨大寶夙夜匪寧思惟賢德
傳序維承繼續
神明之統紀僉爲
皇妣之光華監觀簡畀延歷于茲周王以宗室之長
屢表請立太子封建諸王宗室羣臣合辭累
表謂朕長子承嗣
宗廟諸子皆足以夾輔邦家惟天下之通義狥衆志
之僉同乃於永樂二年四月初四日立長子
高熾爲皇太子授以冊寶正位東宮第二子
高燧爲趙王尚念宗親溥施恩禮封楚王第

五子孟煒爲崇陽王第六子孟㷍爲通山王第七子孟燦爲通城王第八子孟炤爲景陵王第九子孟燿爲岳陽王蜀王第二子悅燿爲華陽王第三子悅燇爲崇寧王第四子悅炘爲崇慶王第五子悅覓爲保寧王代王長子遜煓爲代世子第二子遜𤆿爲廣靈王遜王第二子貴烚爲長陽王第三子貴燮爲遠安王第四子貴燰爲興山王第五子貴烜爲巴東王第六子貴炖爲潛江王第七子貴爧爲宜都王第八子貴烆爲松滋王寧王長子

盤烒爲寧世子岷王長子徽焲爲岷世子第二子徽煣爲鎮南王谷王長子賦熖爲谷世子第二子賦爚爲醴陵王韓王長子冲烒爲韓世子第二子冲炑爲襄陵王第三子冲㷆爲臨分王秦王長子志均爲秦世子晉王長子美圭爲晉世子於戲治法前王統承列聖內外相繼保

宗社萬年之福華夷同樂亘古今全盛之基布告天

下咸使聞知

文職大小官員勑

永樂三年正月

朕惟治天下以得民爲本保民以愛恤爲先愛恤之道不過使其衣食之有餘無凍餒之患則禮讓可成鬪爭不作敎化行而習俗美矣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混一輿圖制作禮樂保民厚俗身致太平其間愛養生息之道思之至慮之周故天下殷富生齒日繁致治成功超軼千古朕卽位以來仰遵成憲化行俗厚民康物阜措刑罰於無用之地納赤子於熙皞之中故夙夜兢業惟恐不逮尚慮天下之廣人心難

一不守我

皇考一定之法致使陷於刑辟所以叮嚀告戒使人遷善遠罪凡我有官君子明聽朕言夫民者國家之根本也在乎撫育不可蹶傷勿苟貪其財勿妄役其力則民可以常安民安則天下無事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獨理必資賢才以相成爾諸羣臣宜擴其正大之心弼予仁厚之化敬以事上而廉以律己戒於狥私而勉以奉公勿爲苛刻勿肆貪殘惟能如此則生民老幼獲安而朝廷刑罰可措在

爾亦可以享富貴於無窮而流聲譽於後世
矣故諭

諭天下文武官員勅　永樂四年二月十九日

朕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四方甫定
民尚貧苦小人交構官府貪為奸蠹良善凡
有科徵假公營私以一科百其害尤甚民不
聊生盜賊不息故數諭爾等盡心撫綏袪除
其害一財不妄斂一民不妄差勸課農桑慎
固封守保愛軍士不擾外夷屯田積粟尤宜

勤勵警其怠惰恤其艱難絕刻害之愁守朝
廷之法稱朕之意務臻平治故諭

視太學謁先師勅　永樂四年四月初二
日

皇帝勅諭禮部朕惟孔子帝王之師也帝王為生民
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禮治天
下之大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萬世天下
不可無孔子之道朕
皇考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文明禮樂

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太學親祀孔子御筵講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臻至治朕承鴻業惟
皇考之成憲是遵今春時和當躬詣太學如
皇考故事稱朕崇儒重道治安天下之意布告羣臣咸使聞知爾禮部其擇日舉行故勑

文武羣臣勑　永樂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朕敬謹事
天致孝
皇考

皇妣普及幽靈而禎應疊見爾文武羣臣上表稱賀
以爲朕德所致朕不敢當斯皆
上天眷佑
皇考
皇妣聖靈垂蔭及爾文武羣臣盡心輔朕協和神人
之所感格朕觀自古有道之君祥瑞之來愈
加警畏以承
天休則宗社悠長人民獲慶爾等宜鑑視前代勉輔
朕躬以承
天與朕

皇考
皇妣鑑臨之意故勅

大赦詔 永樂四年十二月初六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聖帝明王之於天下體
天地之心順萬物之宜以爲治朕荷
天命承
皇考鴻業卽位以來夙夜兢惕父母斯民之道惟恐
不至刑措之風未臻其極比見有犯法者必

甚憐之故屢勑法司以人命至重議獄審覆
務先寬大不事苛細毋使寃抑尚慮有司奉
行不謹致令良善罹于憲條雖欲改過其道
無由今又赦天下嘉與惟新自永樂四年十
月初六日昧爽以前除謀叛大逆謀殺祖父
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蠱毒
魘魅毒藥殺人强盜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
發覺已結證未結證罪無大小咸使除之敢
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於戲發
政施仁用廣好生之德改過遷善永同熙皥

之風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一文武官吏軍民人等爲事充軍種田養馬養羊買船擺站爲民炒鐵煎鹽充當膳夫軍伴軍匠及遷徙安置爲民並歷刑充吏及軍人爲事調發別衛充軍等項已到配所在途過程限者不動餘皆悉放若有比先已到衛所後又爲事遇赦者仍發原衛所

一在京釋放官軍并總小旗將軍力士人等各復職役照舊支與俸糧官律該死罪者支與半俸

一見在各處立功拏賊軍官旗士人等若律該
死罪應赦者各復與職役官支與半俸旗士
人等支與原糧其犯徒流遷徙笞杖等罪及
照榜例著各復職役照舊關支俸糧俱就本
處備禦有做工爲事官旗名頭勾軍者亦復
職役支與俸糧仍令勾軍完日回衛致仕官
舍人餘丁疎放

一釋文職官並監生吏典人等律該死罪應赦
著官做辦事爲事月支米一石聽差監生吏
典人等並照榜例及犯徒流以下罪與未議

罪名者各復職役照舊關支與俸糧已降者不動

一見在各處做辦事官辦事名頭文職官員人各復原職役仍照在彼辦事人例支與俸糧

一官吏軍民人等爲事起發戶部納米贖罪內有已納未完及全未納者釋放糧米免追

一各色人匠犯罪在京准工及當做工者照舊輪班

一贓物係侵盜官物并遺失拖欠者仍追正贓其餘贓私及賠追者免追

復安南詔 永樂五年三月初一日

皇帝詔曰朕祗奉皇圖恪遵成憲弘敷至治期四海
之樂康永保太和俾萬物之咸遂夙夜兢業
弗敢怠遑仰惟
皇考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懷柔遠人安南國陳日
煃慕義嚮風率先職貢嘉其勤悃頒賜鴻恩
封爲安南王長有其土子孫世襲與國咸休
比其賊臣黎季犛子黎蒼久畜虎狼之心竟
爲呑噬之舉殺其國主戕其闔宗覃被陪臣
盡罹慘酷掊剋殺戮荼毒生民鷄犬弗寧怨

聲載路狐疑狙狡鼠黠狼貪詭異姓名爲胡
一元子胡奎隱蔽其實矯稱陳甥誑言陳氏
絕嗣請求詔襲王封朕念國人無所統屬不
逆其詐聽信所云俾成奸譎之謀輒逞跳梁
之念全無忌憚靡慝不爲自以爲聖優於三
皇德高於五帝以文武爲不足法以周孔爲
不足師毀孟子爲盜儒謗程朱爲剽竊欺聖
欺
天無倫無理僭國曰大虞竊紀年爲紹聖稱爲兩宮
皇帝冒用朝廷禮儀非惟恣横於偏方實欲

抗衡於中國佯奉正朔受領曆而焚之招納
逋逃闘追索而隱匿朝貢之禮不行兇暴之
情益肆涵淹卵育葬有國犬之心鋒蝟斧螗
益動侵陵之勢覬覦南詔窺視廣西據思明
府之數州侵陵遠州之七寨刼朝廷之命吏
供彼家之歲令擄其女子以備髠鉗毆其人
民以蹈湯火欺占城之孱主伐其國以遭喪
奪其土疆要其貢賦逼受僞印冠服令其從
己背朝屢被殘殃數來告急朕矜其愚昧未
終絕之特遣使臣曉以禍福啓其自新之路

開其向善之門諄切再三俾其改悟益見冥
頑狠愎稔惡弗悛未幾安南王孫奔竄來京
訴陳其事黎賊一聞謬來効款來釋誣罔之
罪迎立陳氏之孫示彼至公曾何芥帶卽遣
送歸國黎賊乃伏兵要殺於途幷殺朝使朕
遣人賜占城禮物又殺使臣而奪之朝臣使
請加兵致討謂昔苗民逆命禹有徂征之兵
葛伯仇餉湯有徯蘇之旅茲兇豎積惡如山
四海之所不容神人之所憤怒此而可紓孰
其懲戒朕以五兵戢櫜之日正萬國乂安之

時獨玆叛夷妄干天憲蛇虺之毒無厭生靈之害曷已興言及此蠹然傷懷志在吊民豈忍窮武寔不得已告于神祇聿興問罪之師爰舉九伐之典用除殘暴以解倒懸撲兇焰於方張興陳氏於既絕乃命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等率偏師帶甲八十萬以討之特勑將士其臨陣來敵者殺無赦其來降者悉宥之師渡富良江賊率衆號七百萬來拒戰尚逞怒蛙之勇以嬰霆擊之威兵刃纔交勢卽披靡我師轥之如摧枯拉朽斬首百萬級直

搗東都遂平西都西郊無結草之固前徒有
倒戈之師黎賊𥳑黨卽時殄滅其有投兵乞
命者卽釋不誅所至秋毫無犯市不易肆人
民安堵徧求陳氏子孫立之其國官吏耆老
人等累稱爲黎賊滅盡無可繼承陳請安南
本古交州爲中國郡縣淪汚夷習于玆有年
今幸遇迅掃攙搶剗殄蕪穢願復古州縣與
民更新庶再覩華夏之淳風復見禮樂之盛
治俯狥輿情從其所請置交阯都指揮使司
交阯承宣布政使司按察司及軍民衙門設

官分理廓清海徼之妖氛變革遐邦之陋俗
所有合行事宜條列于後
一安南王陳氏爲黎賊所殺死於非命誠爲可
矜宜贈謚以慰幽冥其子孫宗族有爲黎賊
所害者宜贈以官有司即具名來聞用伸恤
典
一陳王爲黎賊所殺死於非命宗祀廢絕令特
建祠立碑設官主典歲時祭祀仍給看廟三
十戶以供灑掃
一陳王墳墓蕪廢已久宜令有司看視傾頽即

爲修理以聞仍給三十戶以備祭掃

一安南官吏軍民人等俱爲黎賊兇威所逼歐之以冒白刃死亡者衆暴露可憫有司即爲掩骼埋胔

一安南郡縣官吏皆陳氏舊人爲黎賊威脇不得己詔書到日凡在職役者悉仍其舊俱各不動然其民久染夷俗未閑華禮朝廷仍設官相兼治理教以中國禮法

一黎賊數年以來爲政苛猛毒害其民今後除之宣朝政令以安衆庶各宜遵守永享太平

一安南各處關隘有結聚人民守把營寨及逃避海島者詔書到日卽便解散還家以安生理

一安南之民久被黎賊困苦有司宜加意撫恤使各安生業毋致失所

一安南官吏軍民有黎賊所害或黥刺徒流配或全家流徙不得其所及一應被害之人詔書到日悉放回原籍復業所在有司卽便起發毋得停留其民囚繫於獄者卽便發遣

一安南境內懷才抱德有用之士有司以禮敦

遣至京量才於本土叙用

一安南境土毋致侵越亦不許軍民人等私通外境及下海販鬻番貨違者依律治罪

於戲威武載揚豈予心之所欲元惡旣殄實有衆之同情廣施一視之仁永樂太平之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免河南山東山西逋負詔 永樂六年三月初六日

皇帝詔曰朕祗承

天命統御萬方永惟致治之機九重安民之道悉心

康濟夙夜不忘比者營建北京宮殿需材於
下國之大事誠非得已軍民趨事赴工盡力
不懈眷其勞苦朕甚愍然所司不體朕心之
艱難一毫不以上聞督責逋負鞭箠逼迫又
甚困乏甚失撫綏之意其河南山東山西軍
民衙門自永樂五年以前遞年拖欠幷追賠
未完夏稅秋糧鹽糧馬草諸色課程贓罰等
項一應係官錢糧物件詔書到日咸與蠲免
於戲施政以撫字爲先養民以寬恤爲本特
敷恩惠用慰勤勞故茲詔諭咸使聞知

[illegible]諭福建官員勅 永樂六年三月初六日

皇帝勅諭福建都司行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衛所府州縣所屬軍民衙門官吏軍民急於衣食又[illegible]有趨事之勞朕體艱難不忘夙夜爾等受國家委任徇祿苟容下民疾苦恬不經意互相[illegible]壅蔽一毫不以上聞甚至貪官猾吏假公營私剝民肥己恣其狠暴流毒無厭督責逋負連及累歲鞭箠縶繫囚迫難勝原爾等之罪死有餘辜今且寬宥以勉將來其軍民衙門洪武三十五年以前但有追徵未完稅糧諸

色課程鹽草贓罰等項一應係官錢糧物件
咸與蠲免以稱朕恤下之意如勑奉行

交阯平撫慰遺民詔 永樂六年五月十
五日

皇帝詔曰天地大生成之德普萬方而無私帝王廣
協和之心統六合而無外朕祗膺
天命纘紹鴻基體覆載以安民弘道德而立政撫綏
爲切夙夜不忘永懷一視之仁敷洽八紘之
內咸祗綏輯庶合
天地況安南介兩廣之邊陲在國朝先諸蕃而款附

久羅荼毒詎忍棄遺其賊臣黎季犛父子累
殺國王屠夷其宗族横虐民庶蹂躝於隣封
遂上侮於朝廷屢內侵其邊境諭其悔過始
猶務於包荒念而弗悛終難稽於援溺肆行
弔伐遏舉偏師天威震臨蟻衆奔潰履鷄
如平地曾無寸草之横蹈富良如坦途何有
一木之險搗列柵以殲於鹹子窮三穴以極
於奇羅如烈火之燎毛甚疾風之振稿未踰
累月盡縶兇渠　解縱其脅從咸撫存於疲
瘵祥飈蕩除於癘氣清霜普肅於妖氛溟海

爲之淸寧山川發其光彩遂立交阯都司布
政司按察司列爲郡縣俾同中夏之民化其
旄倪悉去南蠻之俗渙號初下輿情翕從獨
其孽御之心不變枉亂之志不從教令不復
生業逃匿藪澤聚嘯山林刼殺良民賊害命
吏恩德不念稔惡蹈深若謂牧守非仁撫字
失當自當陳述所苦敷訴求伸何敢拒違復
作兇逆囦甚鴻毛之命猶張螳臂以當車遂
來虎旅之雄莫救泰山之壓卵憐其怙惡祗
自取亡除前倡禍首之人罪逆深重俱已伏

誅外尚念餘衆本因愚昧或迫饑寒或爲強
暴所驅或爲奸利所誘事非得已情有可矜
槩而罪之朕實不忍詔書到日咸使除之軍
還爲軍民還爲民各復其業使圖自新如己
經恩宥仍復冥頑不行悛改必殺無赦其交
阯所屬軍民衙門官吏體朕至仁務隆寬恤
毋爲嚴急毋肆侵漁導之趨吉而避凶爲之
建利而去害使長幼咸聚大小獲安官府一
切不急之務俱宜停罷於戲
帝德好生肆覃沛湔除之澤

天恩助順宜永堅欽戴之誠使遏而遷善則福必有
臻非分之恩理不常得咸樂和平之治勉承
嘉靖之仁故茲詔諭咸使聞知

酬勞寛恤詔 永樂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祗膺
天命統紹鴻業安民之心夙夜不忘思昔奸臣謀危
宗社毒害宗親朕奉藩于燕横遭讒間禍機四發興
兵圍逼危迫朕躬實不得己用兵自救誅討

奸回以平內難當時朕率諸將士南征躬擐
甲冑臥雪眠霜間關行陣衝冒鋒鏑乘危轉
戰萬死一生諸將士與朕同甘苦勤勞尤甚
時皇太子守居北京賴軍民竭忠効力不避
艱難供給軍需餽運糧餉馳驅負輓晝夜不
寧城守戰鬬被堅執銳冒犯矢石父母妻子
不保朝夕甚爲勞苦使朕無北顧之憂遂誅
戮奸回平定禍亂奠安
宗社朕自即位以來念爾將士人民飲食夢寐不忘
其間民有效順始終不變者己嘗全免稅糧

以酬其勞比年之間北京所屬郡縣數被水
患歲穀不登斯民缺食流移他所朕甚憫焉
其北京永樂四年永樂五年所有該納稅糧
馬草折收草荳戶口食鹽價與諸色課程逋
負未納者盡行蠲免其諸色課程仍自永樂
六年爲始除見收在官免徵三年門攤課程
三年免徵後革去加增之數止依舊額供辦
於戲同濟艱難久念勤勞之蹟憫玆窮乏覃
敷寬恤之恩庶俾康寧少伸朕意故玆詔諭
咸使聞知

巡狩北京免路迎獻詔 永樂六年八月

十一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成周營洛肇啓二都有虞勤民尤重巡省朕君臨天下祗率典彝統御之初已陞順天府爲北京今四海清寧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以時將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朕所經過去處親王止離王城一程迎接軍民衙門官吏人等於境內朝見非經

過去處毋得出境道路一切飲食供給之費
皆已有備不煩於民諸司無得有所進獻科
擾勞衆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諭天下武臣勑 永樂七年正月初一日

勑天下武臣自古國家設立軍馬的意思只爲要看
守地方保安百姓征勦那做歹勾當不順的
人雖是天下十分太平不曾撇了軍馬不整
理如今恁軍官每是自已立功勞出來的有
是祖父立功勞承襲出來的都承受朝廷付
託或掌看方面或管着邊塞或鎭守地方都

要十分與國盡心盡力如今休道天下太平無事恁便懶惰了恁常勤謹小心守着國家法度盡恁的職分做得好呵恁的富貴傳子傳孫便長遠保守恁的好名兒史書上也寫着傳將天下後世不磨滅了若是懶惰不用心又不依法度便打罷了做軍去邊塞守禦重便連身家喪了凡人受福受禍都是自己做來的恁只依我言行便長遠享福受快活所有合行的事如今逐件說與恁知道

一輩是恁武官的血脉一聲出征呵也便與你

做手足向前厮殺要軍輔助恁有病呵要軍照應恁恁平日能撫恤軍有事時軍也肯與恁盡心出氣力若不是軍人出氣力恁一箇人便是好漢濟得多少事恁如今正好撫恤軍士休非理生事若恁飽時便思量軍怕有飢的恁暖時便思量軍怕有寒的都要與他擺布軍有患病呵便着人看他這等教軍不失所了便是恁做軍官的職分

一守禦邊塞的十分要用心勤謹常常着人哨瞭過往的人好生盤詰關防遇有賊人便率

令軍士勇敢當先擒殺休要退怯或是設謀運計固守城柵男子漢正好與國家出氣力立功勞取大官職若是不長進退縮臨陣不勇守城不謹朝廷必是拏將來依軍法殺他又連累一家這等呵却不如在陣前奮勇立功討大官職子孫世世得享富貴自家又有箇好名兒在天地間不枉做了一世好漢這等却不是好男子

一屯種養蠶最是好勾當軍家得飽飯喫得暖衣穿不靠損百姓又不懶惰軍只是要恁軍

官每好提督每年佈種耨鋤都要依時候恁
軍官每常常早晚點視休生事科斂害他軍
人每一箇月好着實出氣力下屯不許恁每
隱占在家做生活却交別箇軍每替他屯種
每年上操時務要着實恁爲父母愛子弟緊
要處若不會武藝又不曉道理那時犯了國
家的法度也只是恁爲父兄的害了他前面
這幾件事都要一一遵守不可違
諭天下文武羣臣勑 永樂七年正月初一日

朕惟君國之道以民爲本設官分職簡賢用
能惟求安民而已爲臣能體其君愛民之心
推而行之斯天下之民舉得其所爾文武羣
臣受國家委任宜操節立行盡誠竭慮治民
者專務恤民治軍者專務恤軍察其饑寒體
其勤勞爲之除害興利敎之務本立業孝悌
忠信尊君敬上敦行禮義毋作慾非以克永
享太平之福比者營建北京國家大事不得
己而勤勞軍民爾等宜善加恤撫無爲貪酷
以重囚之夫文官之祿皆出於民武官之功

實因於軍能推仁恤之心庶幾報本之意苟不知圖報又從而侵之非惟國法不容鬼神亢將禍焉福善禍淫天道昭彰賞罰至公國典有在爾其殫心盡力克致安民之效以副朕惓惓之懷故諭

諭各處辦事官勅　永樂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皇帝勅諭各處辦事官員人等今天下太平四海無事獨以漠北虜寇崛強梗化數來犯邊朕念天下生靈皆爲赤子當遣使臣姓招諭之使

其老少各安生業彼乃輒見覊留恣行殺戮
如此所爲天地鬼神所不能容然北寇不滅
終爲邊患軍民不得其安今興兵討之寧免
用軍民之力造軍器運糧等項雖暫時措辦
艱難然掃除胡寇之後中國得以無事軍民
得以安寢所謂一勞而永逸爾等差使出外
催辦物件務要愛恤軍民毋得科歛?蹬生
事攪擾如有故違朕命攪擾軍民者治以重
罪不饒其軍民所辦一應軍需糧料務要依
期足備不許遲悞違者治以重罪爾等將朕

言語宜各與差使催辦軍需等項人員及所
在管轄軍需官員人等說與知道故諭

親征胡虜詔 永樂八年二月初四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受
天命承
太祖高皇帝洪業統馭萬方撫輯庶類凡四夷僻遠
靡不從化獨北虜殘孽處于荒裔肆逞兇暴
屢遣使宣諭輒拘留殺戮乃若其人鈔邊邊

將獲之遣使護還復見拘殺恩旣遂背德豈
可懷況豺狼野心貪悍猾賊虐噬其衆引領
徯蘇稽於天道則其運已絶驗于人事則彼
衆皆離朕今親率六軍往征之大振威武用
彰天討且必勝之道有五以大擊小以順取
逆以治攻亂以逸伐勞以悅弔怨鮮不殄滅
蕩除有罪掃淸沙漠撫綏顚連則疆埸乂安
人民無轉輸之苦將士無戰鬬之虞可以解
甲安枕一勞久逸暫費永寧也布告中外咸
使聞知

諭福建各官勑 永樂八年二月

勑福建布政司都司按察司市舶提舉司官下番回還番貨中有貴細物件不必開封連櫃籠稱斤兩各官眼同封號再用厚木櫃盛放布漆鐵葉包裹牢固各官護封十分周密從陸路差人管解押運赴京來其蘇木胡椒粗重物件之類細稱見數依前命海道運來故諭

諭福建布政司勑 永樂八年二月

朕惟治天下以安民爲先以得賢守令爲重自古尤慎斯寄蓋以生民之休戚所關也朕

巡狩北京考覈官吏得失惟汶上知縣史誠
祖爲政有方廉公有守公無逋租田無穢蕪
家給人足小人樂業治有異效特加褒賞已
陞爲濟寧州知州其易州同知張騰貪酷殘
虐罔法欺公專求私已不務恤民已加重罪
令天下之大守令之多朕豈能周知賢否爾
等居方面之職任風紀之司所轄郡縣官吏
其才之賢否治之得失必皆周知果有廉能
幹濟忠以爲國勤以恤民撫字有方治有異
效具實來聞以加陞擢其有闒茸無能貪汚

壞治酷害吾民者具實來聞以加黜罰爾等必嚴考覈毋徇私以廢公毋長奸以蔽善務求允當以副朕懷欽哉故諭

平胡班師詔 永樂八年五月二十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自元祚既終四海鼎沸
天命我
太祖高皇帝統一華夏普天率土靡不臣妾惟胡寇殘孽奔竄沙漠皆竄偷生殺戮易置有如反

掌朕承大統撫治寰區志在安民惟懷不及
盡心殫慮以求其寧凡居覆幬之中舉納甄
陶之內獨此殘胡騁兇梗化屢使撫循輒見
拘殺往者邊將擒其部屬念其各有父母妻
子盡釋還鄉遣使送之彼狡性不移復殺信
使積歷寇虐益肆擾害怨憝神人實
天所殛遏虐之旅以慰徯蘇遂親率六軍往征之用
拯頓連綏寧降附五月十三日師至瀚難河
遇胡寇本雅失里來戰即摧敗之追犇逐北
電掃霆驅本雅失里奔追不暇以七騎奔遁

獲馬駝牛羊無筭其餘欵附者相繼而至遂
撫安之給與羊馬糧廪令民安生業數百年
之榛茅一旦掃除千萬里之腥羶由玆洒滌
乃封山川振旅班師於戲包舉無外弘施一
視之仁撫輯有方永樂萬年之治布告中外
咸使聞知

免陜西逋負詔

永樂九年十一月初一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祗膺
天命統御萬方卽位以來軫念黎庶夙夜惓惓切惟
陝西接境邊塞供給轉輸民力勤勞矧自今
年夏秋以來疫癘相仍民滋困瘁未臻蘇息
朕甚憫焉其陝西所屬府州縣永樂八年以
前拖欠稅糧並與蠲免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議處工匠勑 永樂九年十二月初八日

皇帝勑諭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官比先洪武
年間匠人輪班赴工所司官吏遵守法度撫
綏有道人人樂於趨事朕任非其人不能體

朝廷恤民之心工匠依例集於京師累不用心巡視撫綏至其下官吏匠作人等多般作弊有未曾赴工私行賄賂擅自放免者有工已告滿生事刁蹬不放其回者有官府本無工作驅充私役者甚至良善之人被其欺凌剝削衣食窘乏饑寒疾病而死者多矣朕甚憫焉今朝廷未大起宮殿間有修葺所用人匠不多卿等會議其有可爲長久之法於官府工匠兩便者陳列以聞故諭

求言勑 永樂九年閏十二月初二日

皇帝勅諭五府六部等衙門官朕祗奉
天命嗣承
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爲天下生民之主自卽位以
來惟以安養軍民爲務拳拳夙夜未甞暫忘
屢勅所司舉賢薦能任之撫字又明黜陟賞
罰以申激勸至於用刑尤重欽恤遣問軍民
利病絡繹於道凡有言者罔不嘉納於今十
年軍民尤有困弊未蘇未臻治效朕追惟厥
咎蓋任軍民之職不得其人或疲懦闒茸坐
視其患而不知恤或貪苛刻及縱容吏卒剝

其肌膚朘其膏血而無厭足軍民有被害者欲伸其枉司理之官或不明其情或牽於貨賄顚倒是非至使負冤受抑寧隱忍不言其耳目之官所當言者或不體朝廷愛恤之意或拘於欲得實跡因循苟且緘默不言軍民不安實由於此皆朕委任失當之過也其有可以革斯弊之道及軍民有所未便者卿等宜條析以聞庶幾以助朕夙夜拳切安養軍民之意欽哉故諭

宥武官罪過勅

永樂十年二月初七日

皇帝勑諭兵部朕自卽位以來武職官犯罪情有可
矜者屢嘗屈法伸恩特垂寬宥近年復有愚
昧無知誤觸憲條發遣各處充軍及立功等
項朕念其歷涉艱難必改過遷善雖欲自新
其道無由今自永樂十年二月初七日以前
天下武職官有犯笞杖徒流遷徙罪名者悉
皆宥之此國家非常之恩不可屢得若有恃
功恃恩而再犯者此卽自取禍愆所有事宜
條示于後
一武職官有犯笞杖徒流遷徙罪名者或不動

職名或降職或罷職或作爲事官或作旗軍名目發遣各處立功及充軍種田養馬備禦等項並復原職支與半俸銀仍與原發處所立功報効

一武職官有犯笞杖徒流遷徙罪名已發遣立功充軍等項中途遇赦宥者亦復原職支與半俸仍原發處所立功

一各處見任武職官有因事住俸者自文書到日爲始關與俸給

一各處見任武職官曾經降職者一體復職

一武職官有不曾擬罪發去立功充軍等項者
許將原犯情由從實申達兵部查理定奪
一武職官有犯徒流笞杖遷徙罪名發去立功
充軍等項而在逃者不在宥免之例
一武職官有原犯該死罪并榜例死罪宥死立
功並充軍等項及有先經兵部查出不當做
官并妄報功次改者並不在復職之例
巡狩北京勑 永樂十一年正月初二日
奉
天承運

皇帝勑諭天下文武大小官員人等朕以今春二月
巡狩北京命皇太子監國朕經過去處親王
只離王城一程迎接軍民衙門官吏人等於
境内朝見非經過去處毋得出境道路一切
飲食供給之費皆己有備不煩於民諸司毋
得有所進獻科衆擾勞故諭

諭廣西都司勦捕土賊勑　永樂十一年
六月初二日

奉
天承運

皇帝勅諭廣西都指揮令潯州府土達軍人先因逃叛著已悉宥其罪發往遷南住坐贛州五百餘名逃叛入山已勅江西都司發馬軍勦捕勅至卽嚴加隄備以防奔竄故勅

賜名大報恩寺勅 永樂十一年七月十五日

天禧寺舊名長干寺建於吳赤烏年間緣及歷代屢廢宋眞宗天禧年間嘗經修建遂改名曰天禧寺至我朝洪武年間寺宇稍壞工部右侍郎黃立恭奏請募衆財略爲修葺朕

即位之初遂勅工部修理比舊加新比年有
無賴僧本性以其私憤懷殺人之心潛於僧
室放火將寺燒毀崇殿修廊寸木不存黃金
之地悉爲瓦礫浮屠煨燼頹裂傾攲周覽顧
望
皇考
皇妣罔極之恩無以報稱況此靈跡豈可終廢乃用
軍人匠勤勞其力趨事赴工如水之流下其
勢莫禦一新創建充廣殿宇重作浮屠比之
於舊功力萬倍以此勝剎上薦

聖皇母后在天之靈下爲天下生靈祈福使雨暘時
若五穀豐登家給人足妖孽不興災沴不作
乃名曰大報恩寺表此勝刹垂耀無窮告于
有衆咸使知之

戒諭五府禁訪才頑逃軍勅　永樂十一年八月二十日

皇帝勑諭五軍都督府比照洪武年間有犯死罪發
往沿邊充軍者及近日齊黃黨惡人等已行
伏誅中間有遠親已宥其死發往各邊境充
軍多是奸儒猾吏及不從教化頑民此等平

日懷姦挾詐欺壓良善刁頑無藉之徒既已
宥罪充軍又不悛前惡仍在邊土三五成羣
教唆詞訟告狀實封上書陳言把持官府又
躲避軍役潛於衛所結覽寫發撥置事務今
後但有似此數件不問前犯輕重俱各處斬
爾都督府卽行文書去沿邊衛所務要官軍
人等同知故諭

皇明詔令卷之六

成祖文皇帝下

征虜得勝班師詔 永樂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祇奉
天命撫馭華夷惟欲乂安咸得其所瓦剌黠虜僻處窮荒與其醜類歲相讎殺敗亡喪沒存者無幾朕即位之初撫綏存恤授以封爵數年以

來憑仗朝廷始得休息烏合爲羣卽復驕恣
辜恩負德背違信義擅自殺主執殺使臣侵
擾邊境犬豕豺狼貪欲無厭覬覦圖大朕不
得已躬率六軍以討之師至撒里怯兒之地
賊兵來迎戰一鼓而敗之追至土剌河賊首
答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不度智能掃
境而來兵刃纔交如摧枯振朽追奔逐北獸
獮禽戮殺其名王以下數千人斬馘無筭餘
悉宵遁遂班師而還至飲馬河和寧王阿魯
台遣其酋長率衆詣軍門來朝推誠待納以

安反側招徠撫輯令回部落於戚奉行天威
掃犂擅於絕域綏寧附順覃恩惠於遠人俾
中國靡轉輸之勞庶邊塲無烽燧之警故玆
詔示咸使聞知

戒諭百官勑 永樂十三年正月初四日

皇帝勑諭天下文武官員朕惟治天下之道君總柄於上臣分職於下故事理而民安政平而訟簡朕自卽位以來夙夜圖治嘉與四方同濟昇平乃擢任賢能于庶位自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衛所府州縣及各衙門官吏俱能盡心

修職守法奉公以佐治理俾兆庶咸遂其生
天下未有不太平者也今爾等來朝朕特命
爾爲官者以忠勤廉謹爲本以公正仁恕爲
先忠則不欺勤則不怠廉則不貪謹則不肆
公則不私正則不偏仁則不暴恕則不害能
如此則上不負於朝廷下不負於生民在國
爲忠臣在家爲孝子美名顯揚千古不滅苟
爲臣忘忠勤之道昧廉謹之守背公正之義
失仁恕之心管軍者害軍管民者害民剝其
體膚吮其膏血使下情無所控訴上負朝廷

下負生民明有人非幽有鬼責身遭戮辱豈
能長守富貴乎毋謂小民可欺也小民至愚
而神無謂幽暗可罔也而幽暗之中鬼神實
臨之毋謂朝廷可欺也而
上天實鑑之今欲悔非於既往莫若愼禍於將來惟
當革爾心改爾度撫軍者愛軍精加操練嚴
整部伍謹固邊疆愼守城堡務俾軍伍足備
毋致空缺撫民者愛民恤其饑寒念其勞苦
平其差役時其賦稅毋橫征暴斂侵漁剝削
以害之使老少各安生業興學校之教以樂

育人才敦禮讓之風成仁厚之化使朕無宵
旰之憂如此
上天亦必鑑之非惟爾身享有富貴而父母妻子皆
有榮耀苟不遵朕言不能律己守命不忠不
勤不廉不謹不公不正不仁不恕以虐吾軍
民者罪必不赦欽哉

戒諭百官恤民勅 永樂十三年正月十
九日

皇帝勅諭內外諸司官員朕祗奉
天命統承

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卽位以來宵衣旰食兢兢業
業簡賢用能惟以安養軍民爲心爾文武羣
臣受厥委任靡謹幹濟盡誠竭慮愛恤軍民
者有之而闒茸無爲貪汚壞法酷害軍民者
有之是致軍民受其毒害困迫不勝盖由朕
之不明任用非人以致此也且如灤州不才
官吏指以官辦爲由巧立名色以一科百以
十科萬所得贓物各分入己民人受害怨歸
朝廷
天地鬼神不容致使敗露已該凌遲處死家產籍沒

父母妻子給配今後諸司官吏敢有仍前貪
贓壞法虐害軍民必殺無赦其軍民今後有
合辦差撥稅糧等項各要依期辦納敢有頑
猾過期不行辦納者事發亦皆處以重罪今
特勅諭爾等所有合行事宜條示于後故勅
一自永樂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以前遞年拖
欠虧兌未完稅糧農桑及諸色課程鹽課草
束等項盡行蠲免
一自永樂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以前屢年虧
欠倒死等項馬駝驢騾牛羊等畜及拖欠蘆

柴未納各項贓罰并追未完段疋及虧折等
項追賠未完一應錢糧等件盡行蠲免
一天下課程自永樂十三年正月終爲始俱照
永樂六年以前收辦
一各項造作除軍需等項急用外其餘不急之
務暫且停止
一民間一應有事故人戶拋荒田地有司從實
取勘開報以憑覆實除豁另行召人承佃中
間如有官田照民田例起科
一軍官并旗軍將軍力士校尉舍人餘丁爲事

凡笞杖徒流罪名自永樂十三年正月十八日以前發遣各處立功者盡行宥免復還職役隨營

一軍官爲事犯該笞杖徒流罪名自永樂十三年正月十八日以前發遣各處立功并追運養馬種田等項者盡行蠲免

一文武官員并總小旗爲事已復職役住支俸銀并支半俸者俱照數關支

一逃軍逃囚許令赴官自首與免本罪軍還原伍囚還配所

一凡有軍民利病及貪官汚吏作弊害民者許
諸人具實奏聞
一軍民之中有懷才抱德堪爲任用者或屈在
下僚隱於山林者許諸人薦舉官司以禮遣
送赴京量材擢用

諭鞏昌官員尊崇佛教勑 永樂十三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朕惟佛氏之興其來已遠西國之人久事崇
信其教以空寂爲宗普度爲心化導善類覺
悟昏迷功德之著無間幽顯有能尊崇其教

以導引夫一方之人去其昏迷嚮慕善道強
不致凌弱大不至虐小息爭鬬之風無侵奪
之患上下各安其分長幼各安其生同歸於
仁壽之中同安於太和之世上足以陰翊皇
慶下足以勸善化俗興隆佛法一切之人咸
臻靜樂功德所及豈不遠哉今以聳昌天竺
寺特賜寺名曰普覺令副都剛纘南藏卜住
持其聳昌一應等院俱令提督看誦經文所
在官員軍民人等務要齊心尊崇其教聽從
各寺僧人自在修行並不許侮慢欺毀其常

住一應寺宇田地山場園林材產孳蓄之類
諸人不許侵佔騷擾庶俾佛法興隆法門洪
振而一方之人亦得以安生樂業進修善道
若有不遵朕命不敬三寶故意　侮慢欺
凌以阻其教者必罰無赦故諭

諭三法司勅　永樂十四年四月初二日

皇帝勅諭三法司曩者奸惡齊黃等煽惡逞兇謀危
社稷賴
天地宗廟之靈已皆伏誅芟蕪去穢必絕其根掃滌
不盡又將滋蔓蓋鋤莠所以養其嘉禾除惡

所以保其良善惡類既剪良善獲安自今年三月二十六日以前凡奸惡遠親已拏在官者不宥外未拏著悉宥之有來告者勿理如
勅奉行

老人星見却賀勅 永樂十四年九月初日

皇帝勅諭文武羣臣欽天監奏老人星見於丙位其色黃赤而大光明潤澤應人主壽昌天下治平朕仰荷
太祖高皇帝膺受

天命掃除羣雄平定禍亂創業垂統立綱陳紀制禮
作樂安天下生民於袵席之上積德累仁茂
延喜慶致此太平以是
上天垂象屢顯鴻休應兆天下臣民同躋仁壽之域
揆朕才德凉薄曷克臻兹朕惟
天垂嘉徵能戒則有慶否則雖休不休凡爲臣民誠
能謹飭遵守
太祖高皇帝成憲爲子者盡孝爲臣者盡忠奉公守
法安分守己則永膺福佑共享太平若不能
遵守法度恣肆非爲不忠不孝則天災人禍

並至爾文武臣僚各盡乃心以輔朕之不逮
國家有萬年之安爾等子子孫孫亦同享萬
年之福今壽星之應其勿賀故諭

老人星再見却賀勅　永樂十五年八月
十七日

皇帝勅諭文武羣臣卿等以壽星見於南郊謂朕德
所致上表稱賀朕揆才德凉薄負荷不逮何
足以當之然朕之所願者時和歲豐天下老
少俱得其所賢人在位讒慝不作百工舉任
其事無有廢弛使政平訟理國家清明若此

爲上瑞也夫天命靡常惟親有德否則不足
以膺天眷今壽星見其勿賀卿但勉脩厥職
一德一心以輔朕不逮庶幾上答
天休以享福祿尚愼之哉故諭
諭天下文武官員勅　永樂十六年五月
初四日

朕承
天遣紹
太祖高皇帝鴻基卽位以來十有六年夙夜孜孜以
圖至治任[賢]使能擢用衆職蓋欲安養軍民

使皆享福今事未盡理軍民未盡安其故何
也蓋由不能盡心奉公供職守法以至此耳
今某來朝朕命諭爾等夫守法奉公廉謹正
直者爲忠臣貪酷暴虐恣肆欺罔者爲邪吏
忠臣愛國故能盡心以報朝廷撫養軍民使
得其所不肆侵毀不加凌害故政得其理事
得其宜若是者
天地鬼神相祐之使之身安道泰去禍遠罪其邪吏
蠹國不能盡心以報朝廷不能愛恤軍民肆
其豺鼠之貪虎狼之暴朘民脂膏剝其骨髓

毫拔而絲取之惟知私已不務公家以故軍
民不得其安政事不得其理如此者
天地鬼神有所不容天災人禍有必至者雖僥倖一
時未發終必難逃於刑戮雖曰一時所爲可
以謾人人雖不見鬼神見之人雖不知鬼神
知之背理傷道之事豈可爲哉今官爵難得
保守爲宜若能改過自新轉貪以爲廉革暴
以爲寬勵怠以爲勤去私以持公盡忠報國
以撫養軍民使其不苦於差徭不困於賦稅
無侵漁之害靡饑寒之慮軍民老少皆得安

生樂業鬼神視之亦變災爲福不至於喪身
亡家矣且如朝廷愛養軍民寬其一分使受
一分之惠其姦貪之徒因而夤緣作弊以害
之使不得受惠且如朝廷官用一物給價收
買平估時值不使害民其姦貪之徒百方作
弊官得其一而私得數十百倍矣軍民受其
苦楚何可當也如朝廷立學校育養人材化
成風俗今皆置而不問不知督勸縱容廢弛
以致人財無效故施之於用往往貪鄙者多
公廉者少且如設立軍衛城池將禦盜賊軍

旅不練城堡不修隊伍空缺關防不謹將何
防禦凡有此等不行用心如前放肆不守法
度者事發必處以重刑古語云爾俸爾祿民
膏民脂下民易虐
上天難欺爾等其慎思之夙夜懋勤乃職恪共乃事
以分朕宵旰之憂苟不警省禍卽至矣於戲
天鑑不遠爾其欽哉

脩省勅 永樂十六年八月三十日

卿等以壽星見於丙位應人主壽昌天下治
平請上表稱賀朕以爲

上天垂象以親有德朕才德凉薄夙夜兢惕恐負荷
不堪卿等勉修厥職以輔朕不逮庶稱朕敬
天勤民之意故諭

戒諭五府等官整飭軍伍勑　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

皇帝勑諭五軍都督府北京留守後軍都督府及兵
部自有天下者莫不以武備爲先武備脩則
國家強盛天下太平武備不修則國家微弱
雖欲天下無事不可得矣昔有宋之時太祖
太宗膺受天命將勇兵精除剗暴亂以安生

民四海晏然久而無虞及其子孫不德武備不修羣奸肆侮醜虜僭竊海內分裂遂至宗社丘墟元有天下世祖飭脩武備兵甲強盛天下寧謐厥後子孫荒淫怠惰王綱解紐武備不脩政事廢弛天怒人怨而羣雄兵起鼓海內分裂竟至覆身滅嗣是以

天命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削除禍亂平定天下于時兵甲精壯將帥効忠抑強扶弱奸宄肅淸制作禮樂立綱陳紀遂開天下萬年太平之基而民陰

受其錫愈久而不忘不意
太祖賓天齊黃用事恣肆奸究操弄權柄謀戮
宗親以危
宗社故將武備廢弛拆裂綱維朕以禍機之及日就
危迫念
祖宗基業之重不得已舉兵自救禦難賴
天地之佑
宗社之靈以一隅之兵當天下之衆無堅不摧無銳
不破遂除大憝以安
宗社爰自卽位以來累勑爾等脩治武備整肅隊伍

鋒利器械嚴加操練以爲長治久安之計爾
等略不究心惟務貪圖賄賂苟且偷安是以
致軍政廢弛隊伍空缺而不恤士卒逃亡而
不問械器損弊而不理互相蒙蔽欺誑百端
若此所爲豈無欲賣朝廷危社稷仍効齊黃
黨惡之所爲以蹈殘元之覆轍乎今明與爾
等言爾等若犯他罪朕則論勳論戚猶或可
恕若果軍士逃亡各處軍伍空缺有三五年
不備者有數十年不備若往往以差遣勾補
爲名通同有司官吏以生作死以有作無虛

捏申文欺弊百端有勾一百名者止得三十名到衛亦有全無一名到衛者或有勾解到衛而受錢賣放者或有營求捏作差使等項縱放在外連年不着役者或有以民作軍而冒名頂替者或有以軍作民而捏作絕戶者甚至差去之人在外姦貪無厭取妻生子成家作業或五七年不回或十數年不回其當該衛所官吏明知其非公然受其買囑不行糾舉又將兵器私自盜賣與人者亦有調其出征輒將兵器抛棄迯其所爲萬死莫迯又

有軍士本不在逃被該管頭目百端苦楚揑
害控訴無階不得已暫行躲避其該管頭目
懷私挾恨卽申在逃因此懼怕不敢出官其
間有出官者又加逼迫虐害使其不能自容
如此不仁與禽獸何異但是以前有逃避者
許其赴官首告與免本罪若是該管頭目仍
不用心撫恤故意虐害者治以重罪家遷化
外兹特以勑諭爾等卽嚴謹隊伍鋒利器械
以候點閘如有逃亡及軍伍空缺者俱限永
樂十八年終勾補齊備若是仍前遷延不卽

勾補完備者必殺不宥故諭

老人星三見却賀勑 永樂十八年八月十三日

皇帝勑諭文武羣臣卿等以壽星出現於丙位應人主壽昌天下治平諸上表稱賀朕惟上天垂象以親有德朕撫德凉薄夙夜兢惕恐負荷不堪今壽星現正當修德以答天休其勿賀卿等但相與勉脩厥職以輔不逮庶稱朕奉天勤民之意故諭

北京宮殿告成詔 永樂十八年十一月

初四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開基創業興王之本爲先繼體守成經國

之宜尤重昔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

天明命君主華夷創立江右以肇邦基肆朕纘承大

統恢弘鴻業惟懷永圖眷茲北京實爲都會

地勢雄壯山川鞏固四方萬國道里適均惟

天意之所屬寔卜筮之攸同倣古制循輿情立兩京

置
郊社
宗廟創建宮室上以紹
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以貽子孫萬世之弘規
且於巡狩駐守實有便焉爰自營建以來天
下軍民樂於趨事
天人協贊景貺駢臻今工已告成選以永樂十九年
正月朔旦御奉
天殿朝百官誕新地理用致雍熙於戲天地清寧衍
宗社萬年之福華夷綏靖隆古今全盛之基故茲詔

示咸使聞知

大赦詔 永樂十九年正月十九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荷

天地

祖宗眷祐繼承大統撫馭萬方夙夜祗勤率遵

成憲乃者紹

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志倣成周卜洛之規建立兩京

爲子孫帝王萬世之基爰著經營以來賴天

下臣民殫竭心力涉寒暑冒風霜趨事赴工
服勞匪懈朕心眷念拳切不忘今宮殿告成
朕已御正朝祗祀

天地
宗廟
社稷懋圖治理嘉與維新重懷寛恤之仁用廣好生
之德大赦天下自永樂十九年正月十五日
昧爽以前除謀反大逆子孫謀殺祖父母父
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蠱毒魘魅
毒藥殺人強盜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

己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使除之敢有以
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所有事宜條
列于後
一文武官員吏軍民人等有爲事做工運磚拖
石等項者悉宥其罪官吏復還職役軍還原
伍匠仍當匠民放寧家
一軍官幷旗軍將軍力士校尉舍人餘丁爲事
犯罪未經决斷發遣各處立功幷哨瞭等項
者盡行宥免復還職役仍前立功已發充軍
者不在此例

一文武官吏并總小旗有爲事已復職役住支
俸糧并半俸者俱照例關支
一遞年虧欠倒死等項馬駝騾牛羊等畜及拖
欠蘆柴未納各項贓罰并虧欠等項追賠未
完顏料一應等件盡行蠲免其追賠一應物
件止追該納正數倍追者蠲免
一軍民該納柴炭自永樂十六年以前拖欠未
納者悉皆蠲免
一遞年拖欠虧兌未兌稅糧農桑及各色課程
草束等項經該官吏人等赦宥其罪仍令照

數納足

一逃軍逃回許令赴官首告與免其罪軍還原
伍匠仍當匠

一失班罰工人匠及鎖鐐終身做工者盡行釋
放依舊輪班

一各處逃移人戶悉宥其罪許令赴所在官司
首發回原籍復業戶下虧欠稅糧盡行蠲免

一各處監收及起取到尼姑道姑悉宥其罪各
放寧家還俗

一凡有軍民人利病及貪官污吏作弊害民仍

前不改者許諸人具實奏聞以除民患

一各處造作除軍需等項急用外其餘不急之
務暫且停止

一今後諸司所行事務悉遵舊制不許更改變
亂成法者治以重罪

一民間有懷才抱德堪爲任用許諸人奏保至
才擢用不許徇私濫舉

一鰥寡孤獨及篤廢殘疾者有司依例存恤毋
令失所其民年八十以上有司給與絹二疋
酒一斗肉十斤時加存問

於戲華夷一統覃敷曠蕩之仁海宇清寧永樂
太平之治故兹詔示咸使聞知

奉天殿災脩省求言勅 永樂十九年四月十二日

皇帝勅諭文武羣臣朕躬膺
天命祇紹鴻圖爰儆古制肇建兩京爲子孫萬世帝
王之基實所以紹
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初志而福天下蒼生於無窮也
及永樂十九年四月初八日
奉天殿災朕心惶懼莫知所指意者於徹

天事神之禮有所怠歟或不遵法而政務有所乖歟
或小人在位賢人隱遁而善惡不分歟或刑
獄冤濫害及無辜而曲直不辨歟或讒慝交
作諂諛并進而忠言不入歟或橫征暴斂剝
削掊尅而殃及田里歟或賞罰不當蠹財妄
費而國用無度歟或租稅太重徭役不均而
民生不遂歟或軍旅未息征調無方而餽餉
空乏歟或工作過度征需頻繁而民力凋敝
歟或奸臣附勢羣吏弄法而有此歟抑有闒
茸貪贓壞法而致是歟皆蠹政害民有違

天心朕知識冥昧莫究所由惟爾羣臣受朕委任休

戚是同朕之所行果有不當宜逐一條陳無

隱俾朕有所警懼以回

上天之意故諭

遇災却賀勅 永樂十九年四月十二日

皇帝勅諭文武羣臣比有

上天垂戒奉天等殿災朕心警懼不遑自安今禮部

以朕初度之辰奏請奉賀甚非所以謹

天戒而益重朕之不德焉其止勿賀故諭

奉天殿災寛恤詔 永樂十九年四月十

三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恭膺
天命統馭華夷夙夜祗承罔敢怠忽比者遵倣古制
肇建北京惟在安民永隆基業乃永樂十九
年四月初八日奉天殿災朕爲此懼莫究所
由此朕不德之所致歟抑任用匪人毒痛天
下而致歟今特詔告天下凡有殃於吾民不
急之務者悉皆停止用蘇困憊昭答

天心所有事宜條示于後

一各處永樂十七年以前拖欠稅糧程課鹽課馬草等項及永樂十八年被水災田地糧草悉皆蠲免

一各處納欠各項銅錢顏料蔴木植等物及倒死虧欠各項頭疋一應食糧鹽課等項并廣東追賠珍珠悉皆蠲免

一各處雜辦金銀課程除已煎銷在官外其餘暫行停止敢有不遵法度私自煎銷者治以重罪舊額歲辦銀課並差發金銀不在此例

一各處買辦一應物料除軍需急用其餘不急之務暫行停止敢有指以爲由仍復科歛害民者治罪不饒

一陝西四川賫運茶課暫且停止其有已起運著仍令運赴所在茶司交收

一各處抄造及買辦紙劄暫行停止

一但是買辦下番一應物件並鑄造銅錢買辦麝香生銅荒絲等物暫行停止

一往諸番國寶船及迤西迤北等處買馬等項暫且停止

一被水旱缺食貧民有司取勘賑濟

一逃移人戶招回復業優免雜泛差役一年仍將本戶下遞年拖欠稅糧等項蠲免

一法司所問囚人今後一依大明律擬罪不許深文妄引榜文條例

一軍官有犯笞杖徒流遷徙雜犯死罪降職及發遣各處充軍并充軍立功哨瞭等項者俱復還職令回原衛

一官吏人等但因營造買辦物料及失誤違限等項得罪者悉皆寬免官吏人等各還職役

一營造軍夫人匠但有傷故者有司好生撫恤其家免其雜泛差役

一諸司官吏及差使人員貪贓害法故將貧民苦虐者許所在按察司及監察御史就便擒拏赴京連家小發邊遠充軍

一諸司吏卒弓兵皂隸牢子多有久戀衙門連年不替專一浸潤官長起滅詞訟說事過錢虐害良善者所在按察司及巡按御史就行擒拏問罪連家小發邊遠充軍

一自今官吏敢有不遵

舊制指以催辦爲由輒自下鄉科歛害民者許里老
具實赴京面奏處以重罪
一各處擺站四人有年限滿者即令法司撥替
疎放寧家
一北京太僕寺并各衛見養孳生馬疋今後有
欠馬駒者照例追鈔
一修造往諸番船隻暫行停止毋得重勞軍民
一今後五府六部等衙門差人出外幹辦公事
務要辯驗有精微印信勘合方許奉行若無
精微印信勘合即係詐偽所在官司就便擒

挈赴京

於戲奉

天法祖敢忘修省之誠布德覃恩用舉寬仁之政故

玆詔示咸使聞知

禁謗訕勅 永樂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比者

上天垂戒

奉天等殿災朕心警懼特降勅求言無非欲聞

朕過及知軍民疾苦擇其便利者行之庶幾

有所警省以回

天心奈何言者其中多涉譏侮謗訕及告訴之詞而
朝廷政務及軍民休戚略不相干深有乖於
國體亦非所以致謹
天戒之意茲復以勅諭爾自今敢有仍蹈前非故將
譏侮謗訕及告訴之言上聞者治罪不饒

征虜得勝班師詔

永樂二十年八月十七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天地之大覆載而無外帝王之治一視以

同仁朕恭膺
天命主宰華夷夙夜勤勞勉圖治理無非使天下生
靈咸得其所而已往者醜虜阿魯台窮居漠
北鼠穴偷生屢爲瓦剌困迫妻子不保遂率
其部落來歸朕念遑遑無依特加優恤授以
封爵令其仍居本土安生樂業永享太平豈
意此虜心懷譎詐憯安驕矜違
天逆命負德辜恩殺戮信使侵患邊境恣肆慘酷毒
害生靈朕以保愛天下軍民躬率六師征討
之以七月四日師抵潤灤海之北其醜虜阿

魯台聞風震慴棄其車輛牛羊馬疋逃命遠
遁窮追累日獲其諜者云醜虜阿魯台自知
負德辜恩驚悸失錯致病俇儴爲
天地鬼神所殛餘孽潰散朕乃移兵勦捕其惡黨允
良哈之寇東行至屈裂兒河遇寇迎敵朕親
率前鋒摧敗之直抵其巢穴殺賊首數十人
斬獲其餘黨無筭獲其部落人口焚其車輛
軍器盡收其馬疋牛羊綏撫降附振旅班師
於戲聲罪致討用伸九伐之威殄寇安民永樂
萬年之治詔告中外咸使聞知

壽星見受賀勑 永樂二十一年九月十二日

皇帝勑諭長子皇太子高熾及文武羣臣比以壽星見文武百官上表稱賀朕以爲
上天垂象顯示嘉禎豈惟朕德所致實
皇考太祖高皇帝積德累仁神功陰隲普福生靈
天地神明鑑悅默佑顯相之所致也朕思
太祖高皇帝開創之難夙夜警惕勉圖治理惟求所以昭答
天心以膺負荷之重尚惟

宗廟
社稷之托天下生民所係
天命可畏繼序匪輕若爲子者能盡爲子之職爲臣
者能盡爲臣之道親賢遠佞旌別淑慝無以
利口亂政事無以巧詐飾虛文務勤治理罔
敢荒逸雖無祥瑞而
上天昭鑑
祖宗慰悅錫裕垂慶自足以致國祚之悠久苟爲子
者不能盡子之職爲臣者不能盡臣之道畜
奸邪之心懷恨忿之志以利口而亂政事以

巧詐而飾虛文是非莫別賢否莫知怠政廢事蠹國殃民雖有龍馬神龜鳳凰騶虞白象醴泉甘露景星慶雲嘉禾芝草連岐白雉之異亦何足爲瑞往者祥光屢現而言者皆以爲虛誑茲復以壽星現上表稱賀實曩者之言相違豈其誠心實意哉不過虛應故事飾虛文耳所進之表朕不敢當特用繳還及以勑諭爾等尚宜洗心滌慮盡忠盡孝篤爲誠敬懋修厥職以慰

天心以副朕望俾時和歲豐家給人足子孝臣忠四

海內外咸樂太和此卽國家上瑞也爾等其
敬慎之毋怠故諭

平胡詔 永樂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天地覆載以生育爲德帝王統馭以
養安爲心順者撫之逆者攉之所以示無外
而一天下也且夷狄爲患其來久矣書云蠻
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歷漢及唐屢被侵侮
至於有宋其禍尤甚是以腥穢上聞

天生我
太祖高皇帝受
天明命主宰生靈剗平禍亂掃蕩羶膻以安天下萬
萬年太平之盛治
聖德神功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肆朕恭膺
天命紹承大統夙夜圖治惟在安民蕞爾醜虜尚敢
偷生草野遺禍邊疆已嘗率六師往平之芟
除惡類撫輯善良令其仍居本土以遂其生
不意逆天背德叛服無常復來犯我邊鄙乃
以今秋七月二十四日朕躬御戎服親率將

士出塞以討之及命寧陽侯陳懋爲前鋒以攻其西朕兵抵陰山之脊適虜中僞知院阿失帖木兒率妻子來降備言虜寇爲瓦剌順寧王脫歡等勦戮餘孽奔潰逃命無所未幾前鋒寧陽侯陳懋又得其名王也先土干率部落其家屬馬駝牛羊以數萬計遠來降附然也先土干驍悍勇猛乃胡虜中之最狡黠者虜兵畏服今既稽首軍門敷陳誠悃以爲

天命在朕不敢違越敬率部落上順

天道親來朝見眷茲忠誠宜加撫勞特封爲忠勇王

以旌其來歸之心是用班師回京
於戲安夏攘夷用致雍熙之治綏降撫順廣推
一視之仁詔告中外咸使聞知

平胡詔

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恭膺
天命統承
皇考太祖高皇帝鴻業夙夜究治惟懷永圖比以妖
虜殘孽辜恩負德梗化弗庭乃以今夏四月

四日躬帥六師往討之師駐應昌前鋒獲虜
聲息詢究孽虜去秋探知大軍出塞卽挾妻
孥遠竄山谷圖保殘喘至冬又爲
天地鬼神所譴雨雪連綿積深尋丈其牛羊駝馬亡
斃殆盡種落叛散互相刼奪及今又聞大軍
之出日夜奔遁深入漠北窮蹙困迫莫克自
支朕以爲此寇譎詐未可深信徑進兵至答
蘭納木兒河窮搜極索直抵白邙山四望蕭
條曠無人跡遂移師東行踰屈裂兒河復涉
濤温河擒賊孽黨閱其巢穴悉已傾蕩耕收

之地盡爲荒墟是用六師還京
於戲征伐國之重事昔高宗之伐鬼方周宣之
逐玁狁豈其得已哉然皆爲保庇生靈規國
遠圖是以徂征之師不容不舉今妖氛汛掃
沙漠肅清豈惟朕之威力所及實賴
宗社之靈
天心眷祐永貽四海蒼生無窮之福故兹詔諭咸使
聞知

喪禮令諭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初十日

皇太子令諭天下文武官員軍民人等仰惟

大行皇帝爲天下生靈討滅胡寇班師回至榆木川
不幸於七月十八日賓
天遺命中外臣民喪服禮儀一遵
太祖高皇帝遺制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皇明詔令卷之六